

第一个黎明

李 炘 著





第 一 个 黎 明

李 灵 著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中國人民在白色恐怖籠罩下，過着更黑暗、更悲慘的生活。這個劇本描寫煤礦工人王永生接受黨的指示，秘密地回到離別多年的故鄉——江西省西南某縣的農村，在農民蔡德善老头等的積極幫助下，恢復了被破壞的農會，組織武裝暴動，終於推翻了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劇本通過嚴峻、尖銳的鬥爭，表現了王永生、蔡德善等對黨、對革命的無限忠誠；歌頌了農民的革命激情和正義鬥爭；揭示了土豪劣紳凶殘、卑怯的本質，以及他們必然歸於滅亡的命運。

第 一 個 黎 明

李 兵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62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1/2 字數 48,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 定價(7) 0.24 元

時間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地點 江西省西南某縣的一個農村。

人物 王永生——26歲，煤礦工人。

蔡德善——50多歲，農民。

蔡奶奶——50多歲，蔡德善的老伴。

蔡水秀——22歲，蔡德善的女兒。

吳九斤——25歲，木匠。

郭春林——30多歲，農民。

曾得祿——30多歲，農民。

徐鶴鳴——50多歲，某縣的“知事”。

曾輔成——50多歲，土豪。

菊 香——30多歲，曾輔成的小老婆。

曾金保——30多歲，曾輔成的堂侄。

聯絡員

隨 從

團勇們

農民們

序 幕

时间 1927年初夏，一天上午。

地点 曾輔成的住宅大門口。

布景 这是一座风火磚牆的大住宅。

左方，斜对观众的是一座高大的石門楼和一堵坚实的院牆。通过死灰色的院牆，可以看到院內的几座大厅的屋脊；一株濃密的大榕树的枝干，从牆头上伸出来。

石門楼頂上砌着飞檐，門楣上有精工雕塑的“八仙过海”；此外，还高悬着一块黑漆金字的大匾，匾上大書“文魁”二字。

大門前，有几级石台阶；走下台阶，便是一块广坪；坪上矗立着一对高高的石旗杆。

右方，可以看到不远的村子、丛林和远远的山巒。

一条大路从村落那边伸展过来，繞过院牆。

〔幕启。阴云密布，天日无光。

〔不远的村子里人声沸騰，偶尔还可以听到女人的哭喊声和几声枪响。

〔村子的上空，几股濃烟正在翻騰。

〔几个长工模样的人，正揮动着长柄的竹扫帚，打扫門前的广坪。

〔另一个长工正在院牆上張貼一張大字“告示”。

〔几个挑夫挑着几担沉重的細軟，气喘喘地奔进大門。

〔长工們不时停下扫帚，望一望那不平靜的村子，摇头，叹息。

〔“告示”張貼好了。長工們不約而同地走過去看“告示”，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曾輔成大搖大擺地上。

曾輔成（板着臉）你們怎么不赶快扫地！（四处看看，皺眉）只几个月工夫，把这里弄得成何体統！

〔長工們赶快扫完地，下。

曾輔成（踱下台阶，望了望不远的村子，冷冷地笑一笑，揚揚自得地踱到院牆边，背着手，搖頭摆尾地朗讀“告示”）查近年以来，本县境内因共产分子之煽动，各地乡民聚众騷乱，抗租不交，毆打士紳，大胆妄为，目无法紀。今国民政府已于南京成立，宣告驅逐共产分子，奉行三民主义。为此，本署特告示如后：一、取締农民协会之不法組織；二、追繳以往所欠之租谷、債款；三、賠償士紳所受之損失；四、严惩叛乱之首要分子；五、从今以后不得隱藏共产危險分子。以上各項，仰全体乡民一律遵照。如有違抗，严惩不貸。此示。知事徐鶴鳴。（讀完后轉过身来）哈哈！如今又是我曾某人的天下了！

〔有頃，噪杂、混乱的人声、脚步声，由远而近。

〔曾輔成立刻摆出一副威风凜凜、不可一世的架子，步上台阶。

〔曾金保率領一批持枪的团勇，押解着一长串用麻繩縛着手的农民上。

〔一群妇幼哭喊着随上。

曾金保（搶上两步）輔成叔，这些叛乱分子，都捉来了！

(地)唔,好。

會婦女們哭喊着拥向台阶前,哀求着:

〔“把他們放掉吧!”

〔“求求你,放掉他們吧!”

〔“你修个善、积个德呀!”

〔“沒有他,我們一家都要餓死呵!”

會金保 (跳上台阶,大吼)你們不准乱叫乱动!都給我滾到一边去!

〔团勇們端着枪,吆喝着,把她們赶过一边。

會輔成 (居高临下,得意非凡地)你們沒有想到我曾某人还有回到古楓坪来的一天吧!呵?(虎視眈眈地逼視了一会)这几个月,你們算是过了神仙日子了!該我的租,胆敢不交;欠我的債,胆敢不还!还胆大包天的想捉我曾某人,戴高帽子去示众,(白沫四濺地)你們以为你們的什么农会,就能保你們一生一世嗎?哼哼!告訴你們,如今,蔣总司令已經在南京登了基,不是你們作田佬的天下了!

〔人群中,蔡德善、吳九斤、郭春林等人怒目而視。

蔡德善 (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呸!

會輔成 (气焰万丈地)从今天起,你們的什么农会,赶快解散;該我的租、欠我的債,限五天內赶快还清;这些捉起来的人,每家赶快拿二十块大花边来贖,再过五天,就要送到县里去了!

〔群众嘩然。

會金保 (怒喝)不准吵!不准吵!

會輔成 (得意地指着院牆上的“告示”)你們看，這是縣知事徐鶴鳴老爺出的告示，以後，凡是造反的亂民，捉住就要殺頭！聽見了嗎？呵？趕快回去準備交租、還債，拿錢來贖人吧！（轉向會金保）金保，把這些叛亂分子，帶到後面祠堂里去，押起來！（下）

會金保 是！（對團勇）把他們帶走！

〔婦女們哭喊起來。

〔團勇們趕着被縛的農民們走。

〔婦女們邊哭邊追上去。

蔡奶奶 (扑上去)水秀她爹，水秀她爹！

蔡水秀 (哭着)爹，爹——

蔡德善 (掙扎着不往前走)水秀，她媽，你們回去吧，不要記挂我——

團勇甲 (用槍托打他一下)快走！

〔團勇們押着一長串農民下。

〔婦女們隨下。

會金保 (一直注意着秀麗的蔡水秀，趕上兩步)喂，蔡老婆子，蔡老婆子，你回來！

〔蔡奶奶、蔡水秀站住了。

會金保 (目不轉睛地看着蔡水秀)你爹也給捉起來了？

〔蔡水秀低頭不語。

蔡奶奶 (拭淚)就是呀，你給我們想個辦法吧——

會金保 (不耐煩地)我沒問你！（轉向蔡水秀，和顏悅色地）你今年十幾歲了？

〔蔡水秀躲到蔡奶奶身后去。

蔡奶奶 (急切地)她金保哥，你做做好事，把水秀她爹放出来吧——

會金保 (眼睛一瞪)放出来，你講得好容易！他是叛乱分子，哪个敢放！你没有听輔成叔他老人家講嗎，要想放人，就拿二十块大花边来贖！

蔡奶奶 哎呀，我的天！你叫我們到哪里去弄二十块大花边呀！这不是要我的老命！

會金保 (臉色一沉)那就沒有法子了！（假装要走）

蔡奶奶 (赶过去)她金保哥——

會金保 (轉身站住)不要嚕苏！我还要去押犯人呢。

蔡奶奶 求求你——

會金保 (眼光又落在蔡水秀臉上)水秀，你越长越标致了，呵？
(猥笑)

蔡水秀 (低声)媽，我們到祠堂里看看爹去吧。

〔母女二人轉身走去。

會金保 (阴險地)蔡老婆子，五天以內，你要是不拿錢来贖，老蔡的头就保不住了！

蔡奶奶 (全身一震)呵！

會金保 (走近去)水秀，你是想你爹活呢，还是想他死？

蔡水秀 (慌乱地)我——

蔡奶奶 哪个不想他活呵！

會金保 只要你家水秀嫁給我做“小”，我就能叫老蔡活！（拍一拍胸膛）

蔡水秀 (紧紧地靠着母亲)媽,媽,我不——

蔡奶奶 金保,我家水秀还小呀! 你——

曾金保 (臉色一沉)好,那就算了! 不过,我对你們講,你們就是在五天內拿得出二十块大花边,还是要杀老蔡的头,他是首要分子呵!

蔡水秀 呵! ——(低泣起来)

蔡奶奶 (颤抖)我的天——

曾金保 好,我的話講絕了,你們好好的想一想吧。要是想留老蔡的一条老命,今天晚上就把水秀送到我家里来。不然,你們可不要后悔呵! (揚长而下)

蔡水秀 (扑在母亲怀里)媽,我真怕呀! ——(痛哭)

蔡奶奶 (泣不成声地)水秀,我的孩子,你叫媽怎么好呵!

(天空滚动着沉悶的雷声。

〔母女二人抱头痛哭。

蔡奶奶 (睜着昏花的泪眼,仰視阴沉沉的天空,悲憤地)老天,老天哪! 这是什么世界呵!

(雷声更响、更沉重,淹沒了母女二人哀哀的哭声。

〔风也开始刮了起来。

〔幕落〕

第一幕

時間 同年初秋，一个晚上。

地点 蔡德善的家。

布景 一幢位于村头的矮茅屋。

右方，占舞台三分之二的是这幢茅屋的剖面，是蔡家当作堂屋的灶間。屋里潮湿而阴暗，狭小的門窗、低低的梁椽，都被屋角的泥灶里冒出来的柴烟，熏得烏黑；一張缺了腿的矮方桌，歪歪斜斜地放在堂屋的正中，旁边散置着几把小竹椅；靠墙，杂乱地堆放着水缸、碗橱、柴草和农具；壁上挂着破旧的蓑衣、斗笠和禾鎌；右边有两扇通里屋的顛門；左边有通屋外的双合門。

左方，有一块空地，一垣坍塌的土墙横在空地上；几株古老、高大的枫树，挺立在墙边。

从土墙的缺口处望出去，房屋稀比，人烟稠密。

〔幕启。星光閃閃；枫叶在凉风中飄落。〕

〔村里隱約傳來一个女人的哀号声。〕

〔屋里，点着一盞半明不灭的油灯，勉强可以看清人的面容。〕

〔蔡德善和他的老伴，坐在矮方桌旁吃夜飯。〕

〔他吞下一口蕃薯，停了下来，側耳听了听屋外傳来的哭声，叹了一口气，放下碗筷，往桌上一推，不吃了。〕

蔡奶奶 （看他一眼）你怎么了？

蔡德善 不想吃。

蔡奶奶 (叹了一口气) 劳劳碌碌的一天, 只吃了两块蕃薯, 怎么撑得住呵?

蔡德善 你听, 哪家又在哭哭啼啼的。

蔡奶奶 唉! 这号背时倒运的年头, 哪家不闹点把事, 你还想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蔡德善 (站起) 我去看一下。

蔡奶奶 哎呀, 你还是安安稳稳的吃饭吧! 人家哭关你什么事, 有什么好看!

(蔡德善不答话, 径自走向门外。)

蔡奶奶 (也没有心思再吃了, 一面收拾桌上的碗筷, 一面咕囔着) 亏你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还是这么好管闲事, 真少见!

(蔡德善走出屋门, 欲下。)

(郭春林匆匆上。)

郭春林 蔡大爹!

蔡德善 呵, 春林, 你到哪里去?

郭春林 我是来找你的。

蔡德善 有事吗?

郭春林 有。

蔡德善 (迟疑一下) 你可晓得又是哪家出了什么事?

郭春林 (点头)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

蔡德善 好, 屋里坐吧。

(二人走进屋里。)

郭春林 奶奶, 吃过饭了吗?

蔡奶奶 剛放下碗。你也吃過了？

郭春林 吃過了。

蔡德善 坐吧，春林。是誰在哭？

郭春林 北斗嫂。

蔡德善 (心里一動)她？是不是——

蔡奶奶 呵！是她在哭？哎呀！真的是她。春林呀！你一說，我就聽出是她的腔調來了。——

蔡德善 春林，她為什麼哭？

郭春林 (心頭沉重地)北斗死了。

蔡奶奶 (吃了一驚，連忙按住胸口)我的天——

蔡德善 (低沉地)又是一條人命！

蔡奶奶 他的傷醫了那麼久，怎麼也醫不好？

郭春林 唉！奶奶，人又不是鐵打的，傷得那麼重，就是神仙來醫，也難哪！

蔡德善 (咬牙切齒地)曾輔成那老狗，真沒有人心肝！

蔡奶奶 (害怕地)老東西，講話沒輕沒重，叫人家聽見了，怎麼得了呵！

蔡德善 (瞪她一眼，轉向郭春林)他的身後怎麼料理的？

郭春林 (搖頭)不要提了，沒有棺材錢，這還不說，曾輔成還派人到他家去逼債！

蔡奶奶 這怎麼得了呀！

郭春林 就是呀，眼睜睜看着北斗嫂一個女人，受這樣的難，哪個心里也不忍，大家都想幫她一把。

蔡德善 好，春林，也算我一份——

蔡奶奶 (悄悄地向他使眼色) 我們家里早就吃了上頓沒下頓的, 哪里还有力量去帮人家? (打开碗橱, 把吃剩的煮蕃薯端給郭春林看) 春林, 你看, 你大爹这么一把年紀的人, 一天三餐还是吃这样的东西呢。

郭春林 这号年头, 哪家都是一样。

蔡奶奶 就是呀, 春林, 你还是叫北斗老婆去跟輔成先生求求情吧, 請他——

蔡德善 (沒好气地) 你不要講了。(对郭春林) 別的我拿不出来, 我还有二斗豆子——

蔡奶奶 (急了) 老东西, 你哪里来的二斗豆子! 是偷来的, 还是搶来的? 呵? 我問你——

蔡德善 (煩了) 里边屋里不是还有二斗豆子嗎!

蔡奶奶 (低声地) 那是留着防飢的, 你把它弄掉, 以后怎么过?

蔡德善 (嚷起来) 人家北斗老婆今天晚上就过不去, 你还想着以后怎么过呢! (下)

蔡奶奶 (生气地) 好, 好, 好, 这个家我当不了, 明天你就是拿这两間破茅棚子去送人, 我也不管! (坐下, 生悶气)

郭春林 (过意不去) 奶奶, 你听我說——

(蔡德善提着一个破布口袋上。)

蔡德善 我們走吧, 春林。

郭春林 (眼睛望着生气的蔡奶奶) 可是——

蔡德善 不要管她, 走吧。

(二人走出屋門, 下。)

(蔡奶奶生了一会悶气, 叹了一口气, 站起来, 走到灶前去收拾东

西。

〔蔡水秀上。〕

蔡水秀 （进屋，带着哭声）媽！

蔡奶奶 （轉身，吃惊地）水秀！这么晚，你怎么回来了？

蔡水秀 （扑到母亲身边，拉住她的手）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媽！（痛哭）

蔡奶奶 （慌了手脚）什么事，又出了什么事？

蔡水秀 （抬头看了看母亲，半晌，才掙出一声）他——（但喉头又哽住了，埋下头去，哀哀地哭）

蔡奶奶 （着急地）怎么，他又打你了？

〔蔡水秀抽泣着，点了点头。〕

蔡奶奶 （心痛地）唉！真作孽！

蔡水秀 （泪眼模糊地）媽，千不該，万不該，你不該硬逼着你的女儿，嫁給这号黑良心的人呵！

蔡奶奶 （被惹伤了心，捞起衣襟来擦泪）水秀，我的孩子，你也不要怪你媽了，这都是前生前世注定了的，你才会碰到这样的冤家对头。（頓）要不是想救你爹的命，我怎么也不会答应这門亲事的！你嫁过去这几个月，天天挨打受气，沒有过一天好日子；哪一次回来，都是含着两泡眼泪。你以为媽的心里就不痛？你爹只要一提起这件事，就指着我的脑門罵。水秀，媽的心，比刀子割还痛呵！——（哭）

蔡水秀 （呜咽地）媽，我的命太苦了——

〔母女二人泪眼相对，不住地哭泣。〕

〔村子里那个女人的哭声，漸漸微弱下去，終于停止了。〕

〔有頃，蔡德善拿着空布袋上。〕

蔡德善 （進門，看見有人在哭，怔了一怔）是水秀嗎？

蔡水秀 （含着泪）爹。

蔡德善 怎么，又受气了？（轉向老伴）这都是你做的好事！

蔡奶奶 （不甘示弱地）我还不是想救你这条老命！

蔡德善 （勃然）你还有臉講！我宁愿死，也不能把我的女儿嫁給曾金保那个畜生做“小”！

蔡水秀 （恳求地）爹，你不要說了，媽的心里也不好过——

蔡德善 （坐下）好，不說了，不說了。

〔沉默。〕

〔吳九斤挑着一副木匠的工具担子上。〕

吳九斤 （抑制不住內心的兴奋，还没進門就大声地）大爹，大爹！

（匆匆地走进屋里）

蔡德善 九斤，剛回来？

吳九斤 唔。

蔡奶奶 什么事这么高兴呀？

吳九斤 （把担子往地下一放，低声地）永生哥回来了！

蔡水秀 （睜大了眼睛，失声）呵！

蔡德善 （一怔）王永生？他回来了？

蔡奶奶 （同时）你听哪个說的，呵？

吳九斤 是我亲眼看到他的。

蔡水秀 （內心慌乱地）他，他在哪里？

吳九斤 （坐下来）剛才，我收了工过河回来，渡船上挤滿了人，就要开船了，只見有一个人，匆匆忙忙跳上船来。他背着

一个小包袱，挟着一把油纸伞，长得又高又大。那时候，日头早落山了，面对面才認得清人。那个人上了船，只跟我打了一个照面，就挤到船仓里去了。我想：这个人的臉好熟呵！是誰呢？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一直等到船靠了岸，我才猛一下子想起来了：他不就是永生哥嗎！我連忙跳上岸去找，咦！連人影子也沒有，不曉得他往哪条路上走了！（出了一口長氣）

〔大家都听呆了。

〔靜了一会儿。

蔡德善 你恐怕認錯人了吧。

吳九斤 （急得跳了起来）沒有，沒有！我們两个从小就在一起，就算他出去了多年，我也不会認錯的。

蔡德善 （緩緩地摇摇头）恐怕不会是他。九斤，你想，他出去七八年，没有一点音信，世上还有沒有这个人，都很难說。

唉！他們家那一支血脉，算是沒有有什么指望了——

蔡水秀 （情不自禁地）不，爹，不会的，永生哥一定还在世上——（突然一陣心酸，噤住了）

蔡德善 （沉重地）要是还有这个人，那就好了。

蔡奶奶 （感叹地）唉！說起来，他要是性子不那么暴躁，也不会害得家破人亡。

吳九斤 奶奶，那不能怪他的性子暴躁呀！

蔡奶奶 怎么不怪他！要不是他动手打了石門樓的輔成先生，不是一点事也沒有嗎？哎呀，九斤，你們后生人，可要学会忍呀！